

大概两年前吧，我们一伙人到北边去玩，车过杭州湾跨海大桥，向东望去，但见云水漫漫，分不清哪是大海，哪是陆地。就在这云雾弥漫当中，一幢幢高楼矗立云端，犹如海市蜃楼。我一望再望，不知这是哪个城市。照理，作为杭州湾南岸的土著，我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但现在，看着这气宇非凡的高楼群，我迷惘了。

“这是哪里啊？”
“某某城”，我没有听清。不过，为着不泄露自己的孤陋寡闻，我也不想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毕竟与我无关。但是云端之上的高楼群像，还是深深映入了我的脑海。

这事也就搁下了。但是，杭州湾的信息，还是会时不时地吹进我的耳朵。没甚留心，似乎是日新月异。好啊，毕竟，新区与我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这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两天，周边都玩过了，我忽然起意：要不，我们去杭州湾新区看看吧，去实地见识见识。妻子也有意，我们就驱车前往。一路悠然，阳光正好。新区的大路，通畅笔直，是田字形的，不看指示牌，不知身在哪一格。滨海一路，滨海二路，一直向西，兴慈一路，兴慈二路，还有……这路的名字，就寄寓着美好的意思。看见别墅群，看见楼盘，我们便拐进去看

看，打探一下行情。妻子打趣说，看你这架势，倒是成功人士嘛。啊呀，岂敢岂敢，不过是一穷书生罢了。

行到兴慈五路六路的样子，妻子有了回退之意。绿化很好，草木茂盛，偶或还有花群，但毕竟是工业区，也没甚可看。这时，我忽然记起那海市蜃楼，不由一振，就去那里吧，因为不知具体方位，就摸索前进，终于隐隐看见群楼矗立前方，仿佛是上海的远景一般。滩涂之上，哪来的这般高楼？当下顿感震撼。加速驱车，见都是二三十层的高楼，一幢幢，一栋栋，如森林般茂盛。

到了城脚，高楼须仰视才见。人如谷中行，两边都是高不见顶的“山崖”。我与妻子赞叹有加。几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荒滩；也就是几百个日夜，便如变戏法一般，矗立起了这么多高楼。乡下泥腿子，当年赞美上海廿四层楼的大饭店，说是一抬头，毡帽就掉了。如今，眼皮底下，不，头顶上，几乎每幢楼都高过廿四层。多年前，县城里立起小高层，便以为了不起，也曾偷偷爬上去，极目远眺，顿觉翩翩有凌云之志。现在，杭州湾边的滩涂之上，无端立起这么多“摩天大楼”，恍惚之中，觉得是大上海漂移，要与我们合在一起了！

在这里置家可好？

第二天，我们带了亲友团，一起去考察。亲友团也如我们一般赞叹，大多认可了我们的主意。你看，高楼下，有河，有船，有垂荫，小区里有廊，有亭、有球场，虽称不得高大上，但也是物有所值了。

我和妻都是文科出身，凭的是直觉，至于数目字上的斟酌，细节上的探

【思想散墨】

杭州湾新梦

岑變鈞

究，是懒得管的。有人提了很多看法，比如靠海，湿气重，家电易锈，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这都是似是而非的。那人家青岛厦门的人怎么过的？又说是滩涂地基松软，那杭州湾大桥还造在海里呢。这些我们都等闲视之，新区的顾虑，无非是人气。但我们不急，相信它有美好的未来。

自从买了房，杭州湾新区就与我息息相关了。我关注新区的政策，浏览新闻，为“她”的每一个进步而高兴。这两年来，房市低迷，论坛上各种声音都有，但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，我不是投机客，看的是“她”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后的远景。虽说世事难料，但天运有常，逆转的几率是极低的。只要

“她”向上，一切都不是问题，时间会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

我一次次地去探望我的新房。每当驱车过兴慈八路上陆中湾大桥之际，一望“我的城”，我都觉得特别美好。路边，草木扶疏；江上，风戏浅浪。桥的一边是大学，一边是童话般的水上乐园。有大学，就有年轻人，这世界不会

【“宁波榜样”征文】

珍姐

邵留芳

珍姐不是我的亲姐，但是逢年过节，我最想问候和祝福的人，就是珍姐。

珍姐是上海人，因其父母原籍在宁波，所以20世纪70年代初，当许多知识青年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时候，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宁波。我与她认识的时候，是20世纪80年代初，她大概二十七八岁。与许多知青一起，她已经被码头招用为一名港口建设者。那时的珍姐，长着一双清透明亮的大眼睛，一张白里透红的脸颊，往住人还没到办公室，老远就能听到她欢快的笑声和热情的话语。

作为上海人的珍姐，并不讲究穿着打扮。夏季流行穿真丝衬衫和裙子的时候，她经常穿着一条浅灰色的长裤和印有小碎花的棉布衬衫。按她的说法，穿戴太考究，做起事来碍手碍脚。她的爱干净是出了名的，不仅把蜗居的四十平方左右的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兼了清洁楼道卫生的活儿。因为小区楼道没有清洁工，基本处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状态。在她看来，只要稍微动动手，就可以拥有整洁卫生的环境，这样的事情她喜欢干。她楼下的邻居也被她的勤快所感动，经常与她一起扫扫楼道拖拖地。所以，她居住的楼道，总是特别干净，笑语音也多。

珍姐是公司办公室的文书，还兼管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。那时，公司的福利待遇不错，经常会给职工分发一些水果、家禽、海产品及一些生活必需品等。因为公司领导的编制和考勤都放在办公室，自然发放东西也属于办公室统管。印象最深的，是分发西瓜、苹果、桔子、鲮鱼等。因为这些东西大小不一，数量又多，用秤很难分成人均一样的分量。在珍姐眼里，不管领导和职工，大家都是办公室一员，所以分发这些东西也很简单。她把部门的东西一起领来后，按个头大小和人数搭配均匀，然后编上号。各人用抓阄的方式，认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。公司领导也不例外。那时，领导们也很配合珍姐的工作，自觉地认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。当时领导还与职工一样，都乘坐大客车上下班。所以，领导拿什么东西回家，都在职工的视线范围内。

不过，有人也曾提醒珍姐，要多些灵活思维，譬如领导工作比较忙，逢年过节，也可帮领导家属做些事情。但是，珍姐从不理会，倒是需要对帮助的事给予关照和倒

春天其实并不总是和风怡荡，晴空万里的。春天爱下雨，像那首老歌唱的：“春天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沥个不停。”这种雨，有些小孩子脾性，我行我素，爱下就下。下得古人在踏青之前，往屋外探头一望，然后写下一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。春天的雨又带着些微的春寒，叫你缩在屋内，有些无可奈何。外面阴雨绵绵，湿漉漉，阴阴侧侧。不过下着下着，雨意也会渐渐转暖，变成那种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的类型。然而雨水依然不宁静，晚上也依然滴滴答答，缭绕人心。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？”花是落了，那枝头的新绿却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油亮的绿。

我的好友中颇有几个闲人，一身古意，要学学王子骀，要有就得有魏晋风度。所以春日的雨叫他们倾倒，撑了一把江南的油纸伞，敲开我的门。说是来看我画画写字，如果能对弈一局就更

助。

单位地处北仑，20世纪80年代进宁波城办事，交通还不太方便。珍姐在办公室工作，自然比别人多掌握一些有关的信息，只要知道公司有便车去宁波，她就会通知想去宁波办事的同事。渐渐的，大家有困难，或需要帮忙就会想到珍姐。一个冬季的深夜，办公室一位同事的孩子突发急病，需要急送宁波妇儿医院。珍姐听说后，不仅想办法落实了单位的车子，还一起陪同前往医院看病，并在医院的椅子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我想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那位同事对这件事情是不会忘记的。

我与珍姐真正接触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。当时，我被调到她隔壁的办公室工作，我们之间的交流自然更多了。当时，我们都住单位的家属区，我的女儿正在读小学低年级。她知道我担心孩子放暑假没人管，就让她读小学高年级的女儿来帮忙，照顾作业、吃饭、玩耍等。也许是珍姐潜移默化作用，她的女儿也承袭了珍姐的好多秉性，小小年纪就懂得照顾人关爱人帮助人，让小女孩的暑假过得既简单又不一般。现在，这俩姑娘都已经参加工作，各自成家，但遇到重要事情，仍然互通信息，弥补了独生子女女方面的不足。

熟悉珍姐的，都知道她很节俭。上班期间，她很少到食堂就餐，常常把晚上的剩菜带到单位，用热水烫一下，算是解决了。但是，当她听说我因为女儿读书，想在宁波买房，没有任何迟疑地跟我说：你差多少钱，只管跟我说。要知道，20世纪90年代中下期的房价，虽然没有像现在这么夸张，但也是超出了我等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啊。再说，买房子借钱，这是很难开口，又是好多人忌讳的事情，连亲兄弟亲姐妹有时也得思忖一下。当时，有些楼盘要求一次性付款，有些稍好些的，也要50%付现金。因为珍姐的支持和帮助，我家在西门口附近买到了一套新房子。

就在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刚好接到远在上海带外孙女的珍姐的电话。她说，灵芝孢子粉不错，她帮我买了一些，正在快递过程中。她说我经常电脑码字，适当补充这些东西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。

珍姐，我该怎么说你的好呢？你至少是我的榜样。

宁波榜样 时代回声

好了。我正巧没心思风雅，说：“忙着呢，哪有空啊！”他也不恼，道一声：“那我回去了！”反弄得我差点闹出个大红脸来。没法子，只能憋出一句：“要不你喝杯茶再走吧！”对方哈哈一笑：“不了不了，趁外面雨兴还浓，我回去了，说是访你而来，其实是访这春日的好雨呢，所谓‘好雨知时节’么……”他自己嘟嘟囔囔着走了，我则看见友人的身后，纷纷的雨珠跳跃腾挪，好不欢快。

冬天里刮寒风我是一点都不喜欢的。吹得人缩头缩脑，算什么本事！有本事你风吹杨柳，吹得世间欣欣向荣，吹得人间万物复苏呀！昆曲《牡丹亭》中有唱词：“摇漾春如线”。这句唱词我初听时并不十分懂，后来才明白这寥寥五字描摹的是无影无形的春日清风。只有清风会“摇漾”，只有在这个季节的怡人风日下，春亦如线。绘画大师

在浙江博物馆参观黄宾虹、溥心畲国画和书法展。黄宾虹还用焦墨、渴笔作画，有立体之感。深感墨韵之美，不由得想起古人的诗句“古砚微凹聚墨多”。

国画家的书法条屏和题画的书法令人心仪，这是油画没有的。不少国画家同时是书法家。国人历来是把书法家的墨宝也当作一种画作来看的。向来有“书画同源”的说法，看来和使用相同的笔墨纸砚工具有关。又有“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”的说法，书法家中也颇多诗人。毛泽东就是公认杰出的一位。

毛泽东早年写给罗学瓚的明信片，工整郑重，循规蹈矩，全是楷体。晚年多行草，看“缚住苍龙”四字，飘逸潇洒，挥斥方遒，真如：一条长缨挥舞盘旋，多少意韵出神入化；纸下挥洒如云烟，笔端有力任纵横。行家说草书最见性情、最见功力，故毛泽东的行草在书法界颇受好评。毛泽东送十四位警卫员去学习交流，临别时，警卫员要求：“主席你给我们写几个字吧。我们快要离开你了，给我们留个纪念吧。”毛泽东在他们的笔记本上都写了十二个大字：“现在努力学习，将来努力工作。”

吴冠中先生就画过一幅名为《春如线》的作品，用各种线条来表现春风。非常突兀，非常大胆，也近乎奇迹地突出了春日独特的形象感——风，本是最难画的一种自然景观。而春风天的风能给人

【乡土情怀】

春日风物

清欢

带来好心情，就是被吹乱了衣襟，吹乱了发丝，也是一派莫名的舒心畅意，这也许就是季节的魅力了。春风给人的感受很难得，仿佛有一种缥缈的，类似幻觉的柔软之手在轻拂面庞。我们常形容

还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。那些警卫员们真幸运。

作家的手稿原本就很珍贵，如果作家的书法又有名，那此手稿就价值连城了。鲁迅的书法，求者甚众。但他自己却看得平常。有一次，一个文学青年在小摊上买油条，伙计拿了一张纸替他包起来。回到家里，青年惊异地发现，这

【一种怀念】

古砚微凹聚墨多

金锡遇

张包油条的纸头，竟是鲁迅亲笔手稿。那青年见到鲁迅时间问他这事。鲁迅却说：“我是满足的，居然还可以包油条，可见还有一些用处。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，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，比洋纸能吸水。”许广平觉得可惜，就暗暗地在收拾屋子的时候保存了许多手稿。

于右任以诗词、书法闻名；柳亚子曾赞扬说：“国民党的诗人，于右任最

某种惬意的感觉为“如坐春风”，而真正沉浸在春风中，我却又找不到贴切的形容词了。还是朱熹那句《春日》中的诗句一语中的呀：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既写景，又抒情，

春日风物

清欢

宜情宜韵。
春天最美的当然是花了。有花在，春日其他所有景观就只能甘当配角。春花花，耀眼夺目也好，清雅芬芳也要，都是一种人间之美的描摹和刻画。俗话

老。我爱看年轻人，因为他们是最靓的。而水上乐园，更讨人喜欢。我是一天天看“她”长大的。看她荒地一片，看她打下第一根桩，看她立起摩天轮，看她如搭积木般不断变样……我常痴想，等我退休之后，来这江边垂钓，看白鹭掠翅而过，看游船自在荡漾……我愿含饴弄孙，带着他骑马马，荡秋千，玩过山车……我是不是想得太远了？不由得一阵脸红。也许那时，这里早已人满为患了把。

我们的房子很高，在二十五层。我喜欢高层，风更清，月更明。李白有诗：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，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！”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！在阳台上，凭栏远眺，透过钢筋混凝土的森林，能看见一个天然的湖。当初，它水草丛生，绿浪铺地。现在，她整饬一新，如丽人上妆，平添动人春色；将来，这里是城市的中心，剧院、图书馆、商务楼，各种娱乐场所，将环湖而立。畅想新城，是一件美妙的事。不是头脑发热，而是因为这是一片热土。

我喜欢这一块热土，还有一个更私密的理由，是这里有一处永远的后花园——杭州湾湿地公园。湿地公园的美深深打动了。它是一片宁静的处女地，不闻人间喧嚣，不着人间杂色。无

论周边多热闹，这里都是风轻云淡，沉着大气。它一望苍茫，空洞无边，而身处其中，路绕水，水依路，人成了两栖动物。暮春三月，河洲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；深秋初冬，芦花白头，秋水长天，夕阳红染，无比苍凉，又无比温暖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端的是好意境。身处城市森林，难免压抑；而原始湿地，却如城市之肺，时时滋养着你疲惫的身心。若湿地远在天边，那也只能偶一游之。但是，杭州湾湿地离我的城却只有一站距离。我与妻相约，退休之后，早上一起去湿地公园练练手脚，吃罢晚饭，一起去散散步，同走栈桥，共对晚照，纵然头白如芦花，依然夕阳无限好。古人云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盖此之谓也。我知道，我的畅想太遥远。所谓退休，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。但是，一而再地想到退休，不正说明新城宜居，可终老于此吗？

也许，有人会觉得是我的一厢情愿，对此不以为然。但是，因为有房在杭州湾，我自然爱她，愿她蒸蒸日上。我不仅是为新区唱赞歌，真正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爱我家，为我的家做一个长长的美梦。

家家有梦，百川归海，不就是我们的中国梦吗！

守护

苗苗 图 原杰 文

尽管瘦小脆弱
手臂端不稳生活的艰辛
可动作老练有力
喂 抱 背 拉 招呼
从春到秋
撑起一个无梁的家庭

尽管沉默无语
眼神里常驻忧郁阴影
可神态坚定自若
由老及少
一怀爱一份毅力
时刻温暖缺失的亲情

尽管破旧落寞
场景一派凝重冷清
可又充满希冀温馨
鸡鸣鸟在身边
牛羊走向田野
太阳早早把回家的路照明

不能忘！……”

我教书那些年，起初学生还学毛笔字。我把三叔给的十一只砚台逐年送给了学生。我让学生每天习写十五分钟毛笔字，临帖，大抵是颜、柳。而且每次我“把笔”一排学生，口里喊着口诀，握着学生的手提顿。后来毛笔时代过去了，为了怀旧，我在参观天一阁时，购了一只圆圆的螺纹砚，想学学字，可后来它一直赋闲。

以后是钢笔时代。接着是电脑时代。轮到手写时竟连常用字都茫然若失。有一次，我手写“分秒必争”那个“秒”字，想是“妙”，不对，时间就是美女么？想是“鈔”，“钟”字不是金字边吗？不对，时间单是钞票么？后来知道是“秒”了，可依然想不通为何用“禾”字旁，像遇见了陌生人。书写工具越来越先进，从竹简、木牍，到蒙恬毛笔蔡伦纸；到自来水笔，到中性笔，到电脑；但好像书写工具与笔底的文章质量无涉。古人如果早就有电脑，书写便捷，不知《诗经》、《道德经》会不会仍是三百篇和五千言？钱钟书说：“半克微言胜过万吨废话。”想想自己的写作，被他说得脸红。

如果有一只端砚，木盖木底，墨发得浓浓的，铺一张宣纸，洁白如丝，用一支湖笔，临窗涂涂磨，那感觉如何？

不尽。春天里从睡眼惺忪的泥土地下，它将自己小小的身躯冒出来，有着顶翻乱石的强劲力道。草，处处可见，城市中心的花坛中有它的身影，荒郊野外，僻远山林，同样有无数的寸草叠生蔓延。谁说“春风疑不到天涯”，小草可比那些花啊树啊灵敏多了。春风一吹，春草就动，在季节的各种性灵中，它无疑是将触角伸在最绵延无际大地深处的一种。所以无须等到花香树暖，你只要站在自家的阳台之上，放眼望出去：若远远近近的草坪都泛起了层层新绿，那么春的脚步便已行在了你近旁。

春日，到处是诗，到处是歌，美好风物举不胜举。我有幸在生活中有了一些小的发现，所以情不自禁便择要写来。可惜笔尖草草，更多美好的感受只能留在了内心，并由衷使自己在“一年之计”时对自然万物充满了浩荡的赞美与欣赏！